

你看胡說。我沒穿鞋進來。莫不我精着脚進來了。秋菊道。娘。你穿着鞋怎的。屋裡沒有。婦人罵道。賊奴才。還裝憨兒。無故只在這屋裡。你替我老實尋是的。這秋菊三間屋裡。牀上牀下。到處尋了一遍。那裡討那雙鞋來。婦人道。端的我這屋裡有鬼。攝了我這雙鞋去了。連我脚上穿的鞋也不見了。要你這奴才在屋裡做甚麼。秋菊道。倒只怕娘忘記落在花園裡。沒曾穿進來。婦人道。敢是合昏了。我鞋穿在脚上。沒穿在脚上。我不知道。叫春梅你跟着這賊奴才。往花園裡尋去。尋出來便罷。若尋不出我的鞋來。教他院子裡頂着石頭跪着。這春梅真個押着他。花園到處。并葡萄架根前。尋了一遍兒。那裡得來。再有一隻也沒了。正是都被六十收拾去。芦花明月竟難尋。尋了一遍兒回來。春

梅罵道。奴才。你媒人婆迷了路兒。沒的說了。王媽媽賣了磨。推不的。秋菊道。好。省恐人家不知。甚麼人偷了娘的這隻鞋去了。我沒曾見娘穿進屋裡去。敢是你昨日開花園門。放了那個拾了娘的鞋去了。被春梅一口稠唾沫噓了去。罵道。賊見鬼的奴才。又攪纏起我來了。六娘叫門。我不替他開。可兒的就放進人來了。你抱着娘的鋪蓋。就不經心瞧瞧。還敢說嘴兒。一面押他到屋裡。回婦人說。沒有鞋。婦人教採出他。院子裡跪着。秋菊把臉哭喪下水。來說等我再往花園裡尋一遍。尋不着。隨娘打罷。春梅道。娘休信他。花園裡地也掃得乾乾淨淨的。就是針也尋出來。那裡討鞋來。秋菊道。等我尋不出來。教娘打就是了。你在傍觀。舌兒怎的。婦人向春梅道。也罷。你跟着他。這奴才看

他那裡尋去。這春梅又押他在花園山子底下。各雪洞兒。花池邊松墻下。尋了一遍沒有。他也慌了。被春梅兩個耳刮子。就拉回來見婦人。秋菊道。還有那個雪洞裡沒尋哩。春梅道。那裡藏春塢是爹的暖房兒。娘這一向又沒到那裡。我看尋哩。尋不出來。我和你答話。于是押着他到於藏春塢雪洞內。正面是張坐牀。傍邊香几上都尋到沒有。又向書篋內尋。春梅道。這書篋內都是他的拜帖紙。娘的鞋怎的到這裡沒的。捱溜子推工夫兒。翻的他恁亂騰騰的。惹他看見。又是一場兒。你這捱刺骨可死成了。良久只見秋菊說道。這不是娘的鞋。在一個紙包內。裹着些棒兒香。排草。取出來與春梅瞧。可怎的有了娘的鞋。剛纔就調唆打我。春梅看見果是一隻大紅平底鞋兒。說道是娘的。怎

麼來到這書篋內。好蹺蹺的事。于是走來見婦人。婦人問有了我的鞋。端的那裡。春梅道。在藏春塢爹暖房書篋內尋出來。和些拜帖子紙。排草安息香。包在一處。婦人拿在手內。取過他的那隻鞋來一比。都是大紅四季花。歎入寶。段子白綾平底綉花鞋兒。綠提根兒。藍口金兒。惟有鞋上縵線兒差些。一隻是紗綠縵線兒。一隻是翠藍縵線。不仔細認不出來。婦人登在腳上。試了試。尋出來這一隻。比舊鞋畧緊些。方知是來旺兒媳婦子的鞋。不知幾時與了賊強人。不敢拿到屋裡。悄悄藏放在那裡。不想又被奴才翻將出來。看了一回。說道這鞋不是我的鞋。奴才快與我跪着去。分付春梅拿塊石頭與他頂着。那秋菊哭起來。說道。不是娘的鞋。是誰的鞋。我饒替娘尋出鞋來。還要打我。

若是再尋不出來。不知違怎的打我哩。婦人罵道。賊奴才休說嘴。春梅一面撥了塊大石頭頂在頭上。那時婦人另換了一雙鞋穿在腳上。嫌房裡熱。分付春梅把粧臺放在玩花樓上。那裡梳頭去。梳了頭。要打秋菊不在話下。却說陳經濟。早晨從舖子裡進來尋衣服。走到花園角門首。小鐵棍兒在那裡正頑着。見陳經濟。手裡拿着一副銀經巾圈兒。便問姑夫你拿的甚麼。與了我耍子兒罷。經濟道。此是人家富的經巾圈兒。來贖我尋出來與他。那小猴子笑嘻嘻道。姑夫你與了我耍子罷。我換與你件好物件兒。經濟道。俊孩子。此是人家富的。你要我另尋一副兒與你耍子。你有甚麼好物件拿來我瞧。那猴子便向腰裡掏出一隻紅綉花鞋兒。與經濟看。經濟便問是那裡的。那猴子笑

嘻嘻道。姑夫我對你說了罷。我昨日在花園裡耍子。看見俺爹吊着俺五娘。兩隻腿在葡萄架兒底下。一陣好風搖落。後俺爹進去了。我尋俺春梅姑姑耍菓子。在葡萄架底下拾了這隻鞋。經濟接在手裡。曲似天邊新月。紅如退瓣蓮花。把在掌中。恰剛三寸。就知是金蓮脚上之物。便道你與了我。明日另尋一對好圈兒與你耍子。猴子道。姑夫你休哄我。我明日就問你要了。經濟道。我不哄你。那猴子一面笑的耍去了。這陳經濟把鞋褪在袖中。自己尋思。我幾次戲他。他口兒且是活。及到中間。又走滾了。不想天假其便。此鞋落在我手裡。今日我着實撩逗他一番。不怕他不上帳兒。正是時人不用穿針線。那得工夫送巧來。經濟袖着鞋。逕往潘金蓮房來。轉過影壁。只見秋菊跪在院內。便

戲道小大姐爲甚麼來投充了新軍。又擡起石頭來了。金蓮在樓上聽見便叫春梅問道是誰說他擡起石頭來了。乾淨這奴才沒頂着。春梅道是姐夫來了。秋菊頂着石頭哩。婦人便叫陳姐夫樓上沒人你上來。不是這小夥兒。方扒步撩衣上的樓來。只見婦人在樓前面開了兩扇窗兒掛着湘簾。那裡臨鏡梳頭。這陳經濟走到傍邊。一個小杌兒坐下。看見婦人黑油般頭髮。手挽着梳還拖着地兒。紅絲繩兒扎着。一窩絲攢上戴着銀絲髮髻。還墊出一絲香雲髮髻。內安着許多玫瑰花瓣兒露着。四鬢上打扮的就是個活觀音。須臾看着婦人梳了頭。擡過粧臺去。向面盆內洗了手。穿上衣裳。喚春梅拿茶來與姐夫吃。那經濟只是笑不做聲。婦人因問姐夫笑甚麼。經濟道我笑你官情

不見了些甚麼兒。婦人道賊短命。我不見了關你甚事。你怎的曉得。經濟道你看我好心倒做了駢肝肺。你倒訕起我來。恁說我去罷。抽身往樓下就走。被婦人一把手拉住。說道性短命。會張致的。來旺兒媳婦子死了。沒了想頭了。却怎麼還認的老娘。因問你猜着我不見了甚麼物件兒。這經濟向袖中取出來。提溜着鞋。拽靶兒笑道。你着這個好的兒。是誰的。婦人道好短命。原來是你偷拿了。我的鞋去了。教我打着了頭。這地裡尋。經濟道你怎的到得我手裡。婦人道我這屋裡再有誰來。敢是你賊頭鼠腦偷了我這隻鞋去了。經濟道你老人家不害羞。我這兩日又往你這屋裡來。我怎生偷你的。婦人道好賊短命。等我對你爹說。你到偷了我鞋。還說我不害羞。經濟道你只好拿爹來

說我罷了。婦人道。你好小胆子兒。明知道和來旺兒媳婦子。七個八個。你還調戲他。想那淫婦教你戲弄。既不是你偷了我的鞋。這鞋怎落在你手裡。趁早實供出來。交還與我鞋。你還便益。自古物見主。不索取。但送半個不字。教你死無葬身之地。經濟道。你老人家是個女番子。且是倒會的放刀。這裡無人。咱每好講你。既要鞋。拿一件物事兒。我換與你。不然天秤也打不出去。婦人道。好短命。我的鞋。應當還我。教換甚物事兒與你。經濟笑道。五娘。你拿你袖的那方汗巾兒。賞與兒子。兒子與了你的鞋。罷。婦人道。我明日另尋一方好汗巾兒。這汗巾兒是你爹成日眼裡見過。不好與你的。經濟道。我不別的就與我一百方。也不第。一心。我只要你老人家這方汗巾兒。婦人笑道。好個老成久。

慣的短命。我也沒氣力和你兩個纏。于是向袖中取出一方細撮穗白綾挑線。鶯鶯燒夜香汗巾兒。上面連銀三字兒。都掠與他。這經濟連忙接在手裡。與他深的唱個喏。婦人分付你好生藏着。休教大姐看見。他不是好幫頭子。經濟道。我知道。一面把鞋遞與他。如此這般。是小鐵。這兒昨日在花園裡拾的。今早拿着問我。換細巾圈兒耍子。一節告訴了一遍。婦人聽了。粉面通紅。銀牙暗咬。說道。你看賊小奴才。油手把我這鞋弄的。儘漆黑的。看我教他爹打他。不打他。經濟道。你弄殺我。打了他。不打緊。敢就賴在我身上。是我說的。千萬休要說罷。婦人道。我饒了。小奴才。除非饒了。蝎子。可有他。兩個正說在熱鬧處。忽聽小廝來安兒來尋爹。在前廳請姐夫寫禮帖兒哩。婦人連忙攛掇他出。

去了。下的樓來。教春梅取板子來。要打秋菊。秋菊說着不肯做。說道尋將娘的鞋來。娘還要打我。婦人把副繞陳經濟拿的鞋。遞與他看。罵道賊奴才。你把那個當我的鞋。將這個放在那裡。秋菊看見。把眼瞪了半日。不敢認說。道可是恁的勾當。怎生跑出娘的三隻鞋來了。婦人道。好大胆奴才。你敢是拿誰的鞋來。搪塞我。倒如何說我是三隻脚的蟾。這個鞋從那裡出來了。不由分說。教春梅拉。倒打了十下。打的秋菊抱股而哭。望着春梅道。都是你開門。教人進來收了娘的鞋。這回教娘打我。春梅罵道。你倒收拾娘鋪蓋。不見了娘的鞋。娘打了你這幾下兒。還敢抱怨人。早是這隻舊鞋。若是娘頭上的簪環不見了。你也推賴個人兒就是了。娘惜情兒。還打的你少。若是我外邊叫個小厮。

辣辣的打上他二三十板。看這奴才怎麼樣的。幾句罵得秋菊。忍氣吞聲。不言語了。當下西門慶叫了經濟。到前廳封尺頭禮物。送提刑所賀千戶。新陞了淮安提刑所。掌刑正千戶。本衛親識。都與他送行。在永福寺。不必細說。西門慶差了鉞安送去。廳上陪着經濟吃了飯。歸到金蓮房中。這金蓮千不合萬不合。把小鐵棍兒拾鞋之事。告訴一遍。說道都是你這沒才料的貨。平白幹的勾當。教賊萬殺的小奴才。把我的鞋拾了。拿到外頭。誰是沒瞧見。被我知道。要將過來了。你不打與他兩下。到明日慣了他。西門慶就不問誰。告你說來。一冲性子。走到前邊。那小猴子不知。正在石臺基。頑耍。被西門慶揪住頂角。拳打脚踢。殺猪也似叫起來。方纔住了手。這小猴子。倘在地下。死了半日。慌得

來。兩口子走來。扶救半日。甦醒。見小廝鼻口流血。抱他到房裡。問慢慢問他。方知爲拾鞋之事。拾了金蓮一隻鞋。因和陳經濟換圈兒。惹起事來。這一丈青氣忿忿的。走到後邊厨下。指東罵西。一頓海罵。道。賊不逢好死的。淫婦王八羔子。我的孩子和你。你有甚冤仇。他纔十一二歲。曉的甚麼。知道毳生在那塊兒。平白地調唆打他。恁一頓。打的鼻口都流血。假若死了他。淫婦王人兒也不好。稱不了你甚麼願。于是厨房裡罵了。到前邊又罵。整罵了一二日。還不定。教金蓮在房中。陪西門慶吃酒。還不知道。晚夕上牀宿歇。西門慶見婦人。脚上穿着兩隻紗紬子睡鞋。兒大紅提根兒。因說道。阿呀。如何穿這個鞋在脚上。恁恁的不好看。婦人道。我只一雙紅睡鞋。倒乞小奴才拾了一隻。弄油了。

我的。那裡再討第二雙來。西門慶道。我的兒。你到明日做一雙兒。穿在脚上。你不知我達一心。只喜歡穿紅鞋兒。看着心裡愛。婦人道。惟奴才。可可見的來。我想起一件事來。要說又忘了。因令春梅你取那隻鞋來。與他瞧。你認的這鞋是誰的鞋。西門慶道。我不知道是誰的鞋。婦人道。你看他還打張雞兒哩。瞞着我。黃猫黑尾。你幹的好萌兒。一行死了來。旺兒媳婦子的。一隻鼻蹄。寶上珠也一般。收藏在山子底下。藏春塢雪洞兒裡。拜帖匣子內。撿着些字紙和香兒一處。放着甚麼罕稀物件。也不當家化化的。惟不的那賊淫婦。死了墮阿鼻地獄。指着秋菊罵奴才。當我的鞋。又翻出來。教我打了幾下。分付春梅趁早與我掠出去。春梅把鞋掠在地下。看着秋菊說道。賞與你穿了罷。那秋菊

拾在手裡。說道娘這個鞋。只好盛我一個脚指頭兒罷了。婦人罵道賊奴才。還教甚麼愁娘哩。他是你家主子前世的娘。不然怎的把他的鞋。這等收藏的嬌貴。到明日好傳代。沒廉耻的貨。秋菊拿着鞋。就往外走。被婦人又叫回來。分付取刀來。等我得超生。因向西門慶道。你看着越心疼。我越發偏剝個樣兒。你瞧。西門慶笑道。惟奴才丟開手罷了。我那裡有這個心。婦人道。你沒這個心。你就賭了誓。淫婦死的不知往那去了。你還留着他鞋做甚麼。早晚有省好思想他。正經俺每和你恁一場。你也沒恁個心兒。還教人和你一心一計哩。西門慶笑道罷了。惟小淫婦兒。偏有這些兒的。他就在時。也沒曾在你根前行差了禮。

法。于是撲過粉項來就親了個嘴。兩個雲雨做一處。正是動人春色嬌還媚。惹蝶芳心軟意濃。有詩爲証

漫吐芳心說向誰

欲於何處寄相思

相思有盡情難盡

一日都來十二時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吳神仙貴賤相人

潘金蓮蘭湯午戰

百年秋月與春花

展放眉頭莫自嗟

吟幾首詩消世慮

酌二杯酒度韶華

閒敲棋子心情樂

悶撥瑤琴興趣賒

人事與時俱不啻

且將詩酒作生涯

話說到次日。潘金蓮早起，打發西門慶。記掛着要做那紅鞋，拿着針線筐兒，往花園翡翠軒臺基兒上坐着。那裡描畫鞋扇，使春梅請了李瓶兒來到。李瓶兒問道：「姐姐，你抽金的是甚麼？」金蓮道：「要做一雙大紅光素段子。白綾平底鞋兒，鞋尖兒上扣綉鸚鵡摘桃李瓶兒道：「我有一方大紅十樣錦段子，也照依姐姐

第二十九回

吳神仙貴賤相人

潘金蓮蘭湯午戰

百年秋月與春花

展放眉頭莫自嗟

吟幾首詩消世慮

酌二杯酒度韶華

閒敲棋子心情樂

悶撥瑤琴興趣賒

人事與時俱不啻

且將詩酒作生涯

話說到次日。潘金蓮早起，打發西門慶。記掛着要做那紅鞋，拿着針線筐兒，往花園翡翠軒臺基兒上坐着。那裡描畫鞋扇，使春梅請了李瓶兒來到。李瓶兒問道：「姐姐，你抽金的是甚麼？」金蓮道：「要做一雙大紅光素段子。白綾平底鞋兒，鞋尖兒上扣綉鸚鵡摘桃李瓶兒道：「我有一方大紅十樣錦段子，也照依姐姐。」

描恁一雙兒。我要做高底的罷。子是取了針線筐。兩個同一處做。金蓮描了一隻丟下。說道李大姐。你替我描這一隻。等我後邊把孟三姐叫了來。他昨日對我說。他也要做鞋哩。一直走到後邊。王樓房中倚着護炕兒。手中也袖着一隻鞋兒哩。金蓮進門。王樓道你早辦。金蓮道我起的早。打發他爹往門外與賀千戶送行去了。教我約下李大姐。花園裡趕早涼做些生活。等住回。日頭過熱了。做不的。我纔描了一隻鞋。教李大姐替我描着。遲來約你同去。咱三個一答兒哩。好做。因問你手裡袖的是甚麼鞋。王樓道是昨日你看我開的。那雙玄色段子鞋。金蓮道你好漢。又早袖出一隻來了。王樓道那隻昨日就袖了。這一隻又袖了。好些了。金蓮接過看了一回。說你這個到明日。使甚麼雲

頭子。王樓道我不得你們小後生。花花黎黎。我老人家了。使羊皮金緝的雲頭子罷。週圍拿紗綠線縷。出白山子兒上。白綾高底穿。好不好。金蓮道也罷。你快收拾咱去來。李瓶兒那裡等着哩。王樓道你坐着。咱吃了茶去。金蓮道不吃罷。咱拿了茶那裡吃去來。王樓分付蘭香。頓下茶送去。兩個婦人手拉着手兒。袖着鞋扇。逕往外走。吳月娘到上房穿廊下坐。便問你們那去。金蓮道李大姐使我替他叫孟三兒去。與他描鞋。說着一直來到花園內。三人一處坐下。拿起鞋扇。你瞧我的。我瞧你的。都瞧了一遍。先是梅茶來吃了。然後李瓶兒那邊的茶到。孟玉樓房裡蘭香落後。纔拿茶至。二人吃了。王樓便道六姐你平白又做平底子紅鞋。做甚麼。不如高底鞋好着。你若嫌木底子响脚。也似

金瓶梅詞話
我用毡底子。却不好走着。又不响。金蓮道。不是穿的鞋。是睡鞋。也是他爹因我不見了那隻睡鞋。被小奴才兒偷了。弄油了我的。分付教我從新又做這雙鞋。玉樓道。又說鞋哩。這個也不是。舌頭李大姐在這裡聽着。昨日因你不見了這隻鞋。來昭家孩子小鐵棍兒。怎的花園裡拾了。後來不知你怎的知道了。對他爹說。打了小鐵棍兒一頓。說把他猴子打的鼻口流血。倘在地。下。死了半日。惹的一丈青。好在後邊海罵。罵那個淫婦王八羔子。學舌。打了他小廝。說他小廝一點尿不曉孩子。曉的甚麼。便唆調打了他。恁一頓。早是活了。若死了。淫婦王八羔子。也不得清潔。俺再不知罵淫婦王八羔子。是誰。落後小鐵棍兒進來。他大姐姐問他。你爹爲甚麼打你。小廝纔說。因在花園裡耍子。

拾了一隻鞋。問姑夫換圈兒來。不知甚麼人對俺爹說了。教爹打我一頓。我如今尋姑夫。問他要圈兒去也。說畢。一直往前跑了。原來罵的王八羔子。是陳姐夫。早是只李嬌兒在傍邊坐着。大姐沒在根前。若聽見時。又是一場兒。金蓮問大姐姐。沒說甚麼。玉樓道。你還說哩。大姐姐好不說你哩。說如今這一家子亂世爲王。九條尾狐狸精出世了。把昏君禍亂的。貶子休妻。想着去了的。來旺兒小廝。好好的從南邊來了。東一帳。西一帳。說他老婆養着主子。又說他怎的拿刀弄杖。成日做賊哩。養汗哩。生兒兒禍弄的。打發他出去了。把個媳婦又逼臨的吊死了。如今爲一隻鞋子。又這等驚天動地。反亂你的鞋。好好穿在脚上。怎的教小廝拾了。想必吃醉了。在那花園裡和漢子不知怎的。錫

成一塊，纔吊了鞋。如今沒的拂羞，拿小廝頂缸，打他這一頓，又不曾爲甚麼大事。金蓮聽了道：沒的那扯縻淡，甚麼是大事，殺了人是大事了。奴才拿刀子要殺王子，何玉樓道：孟三姐早是瞞不了你，咱兩個聽見來與兒說了。一聲，謊的甚麼樣兒的。你是他的大老婆，倒說這個話，你也不管。我也不管，教奴才殺了漢子纔好。老婆成日在你那後邊使喚，你縱容着他，不管教他欺大滅小，和這個合氣，和那個合氣，各人寬有頭債，有主，你揭條我，我揭條你，吊死了，你還瞞着漢子不說，早時苦了錢，好人情說下來了，不然怎了，你這的推乾淨，說面子話兒。左右是左右，我調唆漢子也罷，若不教他把奴才老婆漢子一條提擡的離門離戶，也不算恒屬人，挾不到我井裡頭。玉樓見金蓮粉面

通紅惱了，又勸道：六姐，你我姊妹都是一個人，我聽見的話兒，有個不對你說，說了只放在你心裡，休要使出來。金蓮不依他，到晚等的。西門慶進入他房來，一五一十，告西門慶說來。昭媳婦子一丈青怎的在後邊指罵，說你打了他孩子，要遷柩兒和人攘。這西門慶不聽便罷，聽了說在心裡。到次日，要權來昭三口子出門，多虧月娘再三攔勸下，不容他在家，打發他往獅子街房子那看守，替了平安兒來家看守大門。後次月娘知道，甚惱金蓮不在話下，正是事不三思終有悔，人逢得意早回頭，却說西門慶在前廳打發來昭三口子，搬移獅子街看守房屋去。一日正在前廳坐，忽有看守大門的平安兒來報，守備府周爺差人送了，一位相面先生，名喚吳神仙，在門首伺候見爹。西門

慶道來人進見。迺上守備帖兒。然後道有請。須臾那吳神仙頭戴青布道巾。身穿布袍。草履腰繫黃絲雙穗絲。手執龜殼扇子。自外飄然進來。年約四十之上。生的神清如長江皓月。貌古似太華喬松。威儀凜凜。道貌堂堂。原來神仙有四般古性。身如松聲如鐘。坐如弓。走如風。但見他

能通風鑑。善究子平。觀乾象能識陰陽。察龍經明知風水。五星深講。三命秘談。審格局。決一世之榮枯。觀氣色。定行年之休咎。若非華岳修真客。定是成都賣卜人。

西門慶見神仙進來。忙降階迎接。接至廳上。神仙見西門慶長揖。稽首禮就坐。須臾茶罷。西門慶動問神仙。高名雅號。仙鄉何處。因何與周大人相識。那吳神仙坐上。欠身道。貧道姓吳名襲。

道號守真。本貫浙江仙遊人。自幼從師。天台山紫虛觀出家。雲遊上國。因往岱宗訪道。道經貴處。周老總兵相約。看他老夫人目疾。特送來府上觀相。西門慶道。老仙長。會那幾家陰陽道。那幾家相法。神仙道。貧道粗知十二家子平。善曉麻衣相法。又曉六壬神課。常施藥救人。不愛世財。隨時住世。西門慶聽言。益加敬重。誇道真乃謂之神仙也。一面令左右放卓兒。擺齋管待神仙。神仙道。周老總兵。送貧道來。未曾觀相。造可先要賜齋。西門慶笑道。仙長遠來。已定未用早齋。待用過。看命未遲。于是陪着神仙。吃了些齋食。素饌。擡過卓席。拂抹乾淨。討筆硯來。神仙道。請先觀貴造。然後觀相。尊容。西門慶便說與入字屬虎的。二十九歲了。七月二十八日子時生。這神仙暗暗播指。尋紋良久。說

道官人貴造。丙寅年。辛酉月。壬午日。丙子時。七月廿三日。白露已交。八月筭命。月令提綱。辛酉理傷官格。子平云。傷官傷盡復生財。財旺生官。福轉來。立命申宮。事城頭土。命七歲行運辛酉。十七行壬戌。二十七癸亥。三十七甲子。四十七乙丑。官人貴造。依貧道所講。元命貴旺。八字清奇。非貴則榮之造。但戊土傷官生在七八月。身旺了。幸得壬午日干。丑中有癸水。水火相濟。乃成大器。丙子時。丙合辛生。後來定掌威權之職。一生盛旺。快樂安然。發福遷官。主生貴子。爲人一生耿直幹事。無二喜。則和氣春風。怒則迅雷烈火。一生多得妻財。不少紗帽戴。臨死有二子送老。今歲丁未流年。丁壬相合。目下丁火來尅。若你尅我者。爲官鬼。必主平地登雲之喜。添官進祿之榮。大運見行癸亥。戊

土得癸水滋潤。定見發生。目下。透出紅鸞天喜。熊羆之兆。又命官駟馬臨申。不過七月必見矣。西門慶問道。我後來運限何如。有災沒有。神仙道。官人休怪。我說但八字中不宜陰水太多。後到甲子運中。常在陰人之上。只是多了底流星打攪。又被了壬午日破了。不出六六之年。主有嘔血流膿之災。骨瘦形衰之病。西門慶問道。于今如何。神仙道。目今流年。只多日逢破敗。五鬼在家炒鬧。些小氣惱。不足爲災。都被喜氣神臨門冲散了。西門慶道。命中還有敗否。神仙道。年趕着月。月趕着日。實難矣。西門慶聽了。滿心歡喜。便道。先生。你相我面何如。神仙道。請尊容轉正。貧道觀之。西門慶把座兒掇了一掇。神仙相道。夫相者。有心無相。相逐心生。有相無心。相隨心往。吾觀官人。頭圓頂短。必爲

享福之人。體健筋強。決是英豪之輩。天庭高聳。一生衣祿無虧。地閣方圓。晚歲榮華定取。此幾庄兒好處。還有幾庄不足之處。貧道不敢說。西門慶道。仙長但說無妨。神仙道。請官人走兩步看。西門慶真個走了幾步。神仙道。你行如擺柳。必主傷妻。魚尾多紋。定終須勞碌。眼不哭而泪汪汪。心無慮而眉縮縮。若無刑剋。必損其身。妻宮剋過方可。西門慶道。已刑過了。神仙道。請出手來看一看。西門慶舒手來與神仙看。神仙道。智慧生於皮毛。苦樂觀乎手足。細軟豐潤。必享福逸祿之人也。兩目雌雄。必主富而多詐。眉抽二尾。一生常自足歡娛。根有三紋。中主年必然多耗散。奸門紅紫。一生廣得妻財。黃氣發於高曠。旬日內必定加官。紅色起於三陽。今歲間必生貴子。又有一件不敢說。淚堂豐

厚。亦主貪花。谷道亂毛。亦為淫抄。且喜得鼻乃財星。驗中年之造化。承漿地閣。音末世之榮枯。

承漿地閣要豐隆

準乃財星居正中

生平造化皆由命

相法玄機定不容

神仙相畢。西門慶道。請仙長相相房下衆人。一面令小廝後邊請你大娘出來。於是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等衆人都跟出來。在軟屏後潛聽。神仙見月娘出來。連忙道了稽首。也不敢坐。在傍邊觀相。請娘子尊容轉正。那吳月娘把面容朝看廳外。神仙端詳了一回。說娘子面如滿月。家道興隆。唇若紅蓮。衣食豐足。必得貴而生子。聲响神清。必益夫而發福。請出手來。月娘從袖口中露出十指春葱來。神仙道。乾姜之手。女人

必善持家。照人之髮。坤道定須秀氣。這幾椿好處。還有些不足之處。休道貧道直說。西門慶道。仙長但說無妨。神仙道。淚堂黑痣。若無宿疾。必刑夫。眼下皺紋。亦主六親若水炭。

女人端正好容儀

緩步輕如出水龜

行不動塵言有節

無肩定作貴人妻

相畢月娘退後。西門慶道。還有小妾輩請看看。於是李嬌兒過來。神仙觀看良久。此位娘子。額尖鼻小。非側室。必三嫁其夫。肉重身肥。廣有衣食。而榮華安享。有聳聲泣。不賤則孤。鼻梁若低。非貧即夭。請步幾步我看。李嬌兒走了幾步。神仙道。

額尖露臂并蛇行

早年必定落風塵

假饒不是娼門女

也是屏風後立人

相畢李嬌兒下去。吳月娘叫孟三姐。你也過來相一相。神仙觀着這位娘子。三停平等。一生衣祿無虧。六府豐隆。晚歲榮華定取。平生少疾。皆因月字光輝。到老無災。大抵年宮潤秀。請娘子走兩步。玉樓走了兩步。神仙道。

口如四字神清徹

溫厚堪同掌上珠

威媚兼全財命有

終主刑夫兩有餘

玉樓相畢。叫潘金蓮過來。那潘金蓮只顧嬉笑。不肯過來。月娘催之再三。方纔出見。神仙擡頭觀看。這個婦人。沉吟半日。方纔說道。此位娘子。髮濃髮重。光斜視以多淫。臉媚眉弯。身不搖而自顫。面上黑痣。必主刑夫。人中短促。終須壽夭。

舉止輕浮惟好淫

眼如點漆壞人倫

月下星前長不足

雖居大厦少安心

相畢金蓮。西門慶又叫李瓶兒上來教神仙相一相。神仙觀看這個女人。皮膚香細。乃富室之女娘。容貌端莊。乃素門之德婦。只是多了眼光如醉。主桑中之約。眉靨漸生。月下之期難定。觀臥蚕明潤。而紫色必產貴兒。體白有圓。必受夫之寵愛。常遭疾厄。只因根上昏沉。頻過喜祥。蓋謂福星明潤。此幾椿好處。還有幾椿不足處。娘子可當戒之。山根青黑。三九前後定見哭聲。法令細纏。雞犬之年焉可過。慎之。慎之。

花月儀容惜羽翰

平生良友鳳和鸞

綠門財祿堪依倚

莫把凡禽一樣看

相畢李瓶兒下之。月娘令孫雪娥出來相一相。神仙看了。說道

這位娘子。體矮聲高。額尖鼻小。雖然出谷遷喬。但一生冷笑無情。作事機深內重。只是吃了這四反的虧。後來必主凶亡。夫四反者。唇反無稜耳反無輪。眼反無神。鼻反不正故也。

燕體蜂腰是賤人

眼如流水不廉真

常時斜倚門兒立

不為婢妾必風塵

雪娥下去。月娘教大姐上來相一相。神仙道。這位女娘。鼻梁仰露。破祖刑家。聲若破鑼。家私消散。面皮太急。雖溝洫長而壽亦夭。行如雀躍。處家室而衣食缺乏。不過三九常受折磨。

惟夫反自性通靈

父母衣食僅養身

狀貌有拘難顯達

不遭惡死也艱辛

大姐相畢。教春梅也上來教神仙相相。神仙睜眼兒見了春梅。

年約不上二九頭戴銀絲雲髻兒白線挑衫兒桃紅裙子藍紗
比甲兒纏手縛脚出來道了萬福神仙觀看良久相道此位小
姐五官端正骨格清奇髮細眉濃稟性要強神急眼圓爲人急
燥山根不斷必得貴夫而生子兩額朝拱位早年必戴珠冠行
步若飛仙聲响神清必益夫而得祿三九定然封贈但乞了這
左眼大早年尅父右眼小周歲尅娘左口角下只一點黑痣主
常沾啾唧之灾右腮一點黑痣一生受夫愛敬

天庭端正五官平

口若塗硃行步輕

倉庫豐盈財祿厚

一生常得貴人憐

神仙相異衆婦女皆咬指以爲神相西門慶封白銀五兩與神
仙又賞守備府來人銀五錢拿拜帖回謝吳神仙再三辭却說

道貧道雲遊四方風餐露宿化救萬道周總兵送將過來可一
時之情耳要這財何用決不敢受西門慶不得已拿出一疋大
布送仙長做一件大衣何如神仙方纔受之令小童接了收在
經包內稽首拜謝西門慶送出大門揚長飄然而去正是拄杖
兩頭挑日月葫芦一個隱山川西門慶送神仙出回到後廳問
月娘衆人所相何如月娘道相的也都好只是三個人相不着
西門慶道那三個人相不着月娘道相李大姐有實疾到明日
生貴子他見將今懷着身孕這個也罷了相咱家大姐到明日
受折磨不知怎的折磨相春梅後日來也生貴子或者只怕你
用了他各人子孫也看不見我只不信說他春梅後來戴珠冠
有夫人之分端的咱家又沒官那討珠冠來就有珠冠也輪不

到他頭上。西門慶笑道：「他相我目下有平地登雲之喜，加官進祿之榮。我那得官來？」他見春梅和你每站在一處，又打扮不同，戴着銀絲雲髻兒，只當是你我親生養女兒一般。或後來匹配名門，招個貴婿，故說有些珠冠之分。自古筭的着命筭不着好，相逐心生，相隨心滅。周大人送來，咱不好罷了。他的頭教他相相，除疑罷了。說畢，月娘房中擺下飯，打發吃了飯。西門慶手拿芭蕉扇兒，信步閑遊來。花園大捲棚內，聚景堂內，週圍放下簾櫳，四下花木掩映。正值日當午時分，只聞綠陰深處一派蟬聲。忽然風送花香，襲人撲鼻，有詩爲証。

綠樹陰濃夏日長

樓臺倒影入池塘

水晶簾動微風起

一架牆薇滿院香

別院深沉夏草青

石榴開遍透簾明

槐陰滿地日卓午

時聽新蟬噪一聲

西門慶坐於椅上，以手扇搖涼。只見來安兒、畫童兒兩個小廝來井上打水。西門慶道：「叫一個來，拿流水安放盆內。」來安兒忙走向前。西門慶分付到後邊，對你春梅姐說有梅湯提一壺來，放在這冰盤內湃着。來安兒應諾去了半日，只見春梅家常露着頭，戴着銀絲雲髻兒，穿着毛青布褂兒，桃紅夏布裙子，手提一壺蜜煎梅湯，笑嘻嘻走來問道：「你吃了飯了？」西門慶道：「我在後邊上房裡吃了。」春梅嗔道：「不進房裡來，把這梅湯放在冰內湃着你吃。」西門慶點頭兒。春梅湃上梅湯，走來扶着椅兒，取過西門慶手中芭蕉扇兒，替他打扇，問道：「頭裡大娘和你說甚麼？」

話來。西門慶道。說吳神仙相面一節。春梅道。那道士平白說戴珠冠。教大娘說有珠冠。只怕輪不到他頭上。常言道。凡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從來旋的不圓。砍的圓。各人裙帶上衣食。怎麼料得定。莫不長遠。只在你家做奴才罷。西門慶笑道。小油嘴兒。自胡亂。你若到明日有了娃兒。就替你上了頭。于是把他搜到懷裡。手扯着手兒頑耍。問他你娘在後邊。在屋裡。怎的不見。春梅道。娘在屋裡。教秋菊熱下水。要洗浴。等不的就在牀上睡了。西門慶道。等我吃了梅湯。等我相混他。一混去。于是春梅向水盆倒了一甌兒梅湯。與西門慶呷了一口。湃骨之涼。透心沁齒。如甘露洒心一般。須臾吃畢。搭伏着春梅肩膀兒。轉過角門來。到金蓮牀房中。掀開簾櫳進來。看見婦人睡在正面一張

新買的螺蛳牀上。原是因李瓶兒房中。安着一張螺蛳廠廳牀。婦人旋教西門慶。使了六十兩銀子。也替他也買了這一張螺蛳。有欄杆的牀。兩邊榻扇。都是螺蛳攢造。安在牀內。樓臺殿閣。花草翎毛。裡面三塊梳背。都是松竹梅歲寒三友。掛着紫紗帳幔。錦帶銀鈎。兩邊香毬。吊掛。婦人赤露玉體。止着紅綃抹胸兒。蓋着紅紗衾。枕石鴛鴦枕。在涼席之上。睡思正濃。房裡異香噴鼻。西門慶一見。不覺淫心頓起。令春梅帶上門出去。悄悄脫了衣褲。上的牀來。掀開紗被。見他玉體。互相掩映。戲將兩股輕開。按塵柄徐徐插入牝中。比及星眸驚欠之際。已抽拽數十度矣。婦人睜開眼。笑道。恠強盜。三不知多咱進來。奴睡着了。就不知道。奴睡的甜甜兒。相混死了我。西門慶道。我便罷了。若是有個

生漢子進來。你也推不知道罷。婦人道。我不好罵的。誰人七個頭。八個胆。敢進我這房裡來。只許了你。恁沒大沒小的罷了。原來婦人因前日。西門慶在翡翠軒誇獎李瓶兒身上白淨。就暗暗將茉莉花。蓋兒。攪酥油。定粉。把身上都搽遍了。搽的白膩光滑。異香可掬。使西門慶見了愛他。以奪其寵。西門慶於是見他身體雪白。穿着新做的兩隻大紅睡鞋。一面蹲踞在上。兩手攪其股。極力而提之。垂首觀其出入之勢。婦人道。恁貨。只顧端詳甚麼。奴的身上黑。不似李瓶兒的身上白就是了。他懷着孩子。你便輕憐痛惜。俺每是拾兒。由着這等撥弄。西門慶問道。說你等着我洗澡來。婦人問道。你怎得知道來。西門慶把春梅告訴他。話說了一遍。婦人道。你洗我教春梅撥水來。不一時把浴盆撥

到房中。注了湯。二人下牀來。同浴蘭湯。共效魚水之歡。當下添湯換水。洗浴了一回。西門慶乘興。把婦人仰臥在浴板之上。兩手執其雙足。跨而提之。掀騰擁幹。何止二三百回。其聲如泥中。磅礮一般。响之不絕。婦人恐怕香雲拖墜。一手扶着雲鬟。一手

扳着盆沿。口中燕語鶯聲。百般難述。怎見這場交戰。但見
葦池蕩漾波紋亂。翠幃高捲秋雲暗。才郎情動要爭持。稔色
心忙顯手段。一個顛顛巍巍挺硬鎗。一個搖搖擺擺輪鋼劍。
一個捨死忘生往裡鑽。一個尤雲帶雨將功幹。撲撲襲襲皮
鼓催。碑碑礮礮鎗付劍。叭叭礮礮弄响聲。砰砰礮礮成一片。
下下高高水逆流。滔滔湧湧盈清澗。滑滑漉漉怎住停。攔攔
濟濟難存站。一來一往。一衝一撞東西探。熱氣騰騰妖雲生。

紛紛馥馥香氣散。一個逆水撐船將玉股搖。一個稍公把舵將金蓮搯。一個紫騮猖獗逞威風。一個白面妖嬈遭馬戰。喜喜歡歡美女情。雄雄糾糾男兒愿。翻翻覆覆意歡娛。鬧鬧挨挨情摸亂。你死我活更無休。千戰千贏心胆戰。口口聲聲叫殺人。氣氣昂昂情不厭。古古今今廣鬧爭。不似這番水裡戰。當下二人水中戰鬧了一回。西門慶精泄而止。搽抹身體乾淨。撒去浴盆。止着薄縵短襦。上牀安放炕卓。菓酌飲酒。教秋菊取白酒來。與你爹吃。又向牀閣板上。方盒中拿菓餠餅。與西門慶吃。恐怕他肚中飢餓。只見秋菊半日。拿上一銀注子酒來。婦人纔待斟在鍾上。摸了摸冰涼的。就照着秋菊臉上。只一潑潑了。一頭一臉。罵道。好賊。少死的奴才。我分付教你篩了來。如何拿

冷酒與爹吃。你不知安排些甚麼心兒。叫春梅與我把這奴才。採到院子裡跪着去。春梅道。我替娘後邊捲褌去來。一些兒沒在跟前。你就弄下碜兒了。那秋菊把嘴谷都着。口裡喃喃。吶說道。每日爹娘還吃冰湃的酒兒。誰知今日又改了腔兒。婦人聽見罵道。好賊奴才。你說甚麼。與我採過來。教春梅。每邊臉上打與他十個嘴巴。春梅道。皮臉沒的打污濁了我手。娘只教他頂着石頭跪着罷。于是不由分說。拉到院子內。教他頂着塊大石頭跪着。不在話下。婦人從新教春梅煖了酒來。陪西門慶吃了幾鍾。撥去酒卓。放下紗帳子來。分付拽上房門。兩個抱頭交股。體倦而寢。正是若非群玉山頭覓。多是陽臺夢裡尋。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來保押送生辰担

西門慶生子喜加官

得失榮枯總是閑

機關用盡也徒然

人心不足蛇吞象

世事到頭螳捕蟬

無藥可醫卿相壽

有錢難買子孫賢

家常寸分隨緣過

便是逍遙自在天

話說西門慶與潘金蓮兩個洗畢澡，就睡在房中。春梅坐在穿廊下。一張涼椅兒上納鞋。只見琴童兒在角門首探頭舒腦的觀看。春梅問道：「你有甚話說？」那琴童又見秋菊頂着石頭跪在院內，只顧用手往來指。春梅罵道：「恁囚根子，你有甚麼話說？」就指手畫腳怎的。那琴童笑了半日，方纔說有看墳的張安

第三十回

來保押送生辰担

西門慶生子喜加官

得失榮枯總是閑

機關用盡也徒然

人心不足蛇吞象

世事到頭螳捕蟬

無藥可醫卿相壽

有錢難買子孫賢

家常寸分隨緣過

便是逍遙自在天

話說西門慶與潘金蓮兩個洗畢澡，就睡在房中。春梅坐在穿廊下。一張涼椅兒上納鞋。只見琴童兒在角門首探頭舒腦的觀看。春梅問道：「你有甚話說？」那琴童又見秋菊頂着石頭跪在院內，只顧用手往來指。春梅罵道：「恁囚根子，你有甚麼話說？」就指手畫腳怎的。那琴童笑了半日，方纔說有看墳的張安

見在外邊等。爹說話哩。春梅道：賊囚根子。張安就是了。何必大驚小怪。見鬼也似悄悄兒的。爹和娘在屋裡睡着了。驚醒他。你就是死。你且教張安在外邊等等兒。那琴童兒走出來外邊約等勾半日。又走來角門首。楚探問姐。爹起來了。不會。春梅道：惟囚失張冒勢。恁唬我一跳。有要沒緊。兩頭回來遊魂哩。琴童道：張安等爹出去見了。說了話。還要趕出門去。怕天晚了。春梅道：爹娘正睡的甜甜兒的。誰敢撓擾他。你教張安且等着去。十分晚了。教他明日去罷。正說着。不想西門慶在房裡聽見。便叫春梅進房間。誰說話。春梅道：琴童小廝進來說墳上張安兒在外邊見爹說話哩。西門慶道：拿衣我穿。等我起去。春梅一面打發西門慶穿衣裳。金蓮便問張安來說甚麼話。西門慶道：張安前

日來說咱家墳隔壁。趙寡婦家庄子兒。連地要賣。價錢三百兩銀子。我只還他二百五十兩銀子。教張安和他講去。若成了。我教賁四。和陳姐夫去兌銀子。裡面一眼井。四個井圈打水。我買了這庄子。展開合爲一處。裡面蓋三間捲棚。三間廳房。疊山子花園。松牆槐樹棚。井亭射箭廳。打毬場。耍子去處。破使幾兩銀子收拾也罷。婦人道也罷。咱買了罷。明日你娘們上墳。到那裡好遊玩耍子。說畢。西門慶往前邊。和張安說話去了。金蓮起來向鏡臺前。重勻粉臉。再整雲鬟。出來院內要打秋菊。那春梅旋去外邊叫了琴童兒來吊板子。金蓮便問道：教你拿酒你怎的。拿冷酒與你爹吃。原來你家沒大了。說着你還丁嘴。鐵舌兒的。喝聲叫琴童兒。與我老實打與這奴才五十板子。那琴童纔打

到十板子上。多虧了李瓶兒笑嘻嘻走過來勸住了。饒了他十板。金蓮教與李瓶兒磕了頭。放他起來。厨下去了。李瓶兒道。老潘領了個十五歲的丫頭。後邊二姐姐買了房裡使喚。要七兩五錢銀子。請你過去瞧瞧。要送與他去哩。這金蓮遂與李瓶兒一同後邊去了。李瓶兒果然問了西門慶。用七兩銀子買了丫頭。改名夏花兒。房中使喚。不在話下。安下一頭。却說一處。單表來保。同吳主管押送生辰担。自從離了清河縣。一路朝登紫陌。暮踐紅塵。飢食渴飲。夜住曉行。正值大暑炎蒸。天氣。爍石流金之際。路上十分難行。評話捷說。有日到了東京萬壽門外。尋客店安下。到次日。賫抬馱箱禮物。逕到天漢橋。蔡太師府門前伺候。來保教吳主管。押着禮物。他穿上青衣。逕向守門官吏。唱了

個喏。那守門官吏問道。你是那裡來的。來保道。我是山東清河縣西門員外家人。來與老爺進獻生辰禮物。官吏罵道。賊少死野軍。你那裡便興你。東門員外西門員外。俺老爺當今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不論三台八位。不論公子王孫。誰敢在老爺府前這等稱呼。趁早靠後。內中有認的來保的。便安撫來保說道。此是新叅的守門官吏。纔不多幾日。他不認的你休恠。你要稟見老爺。等我請出翟大叔來。這來保便向袖中。取出一包銀子。重一兩。遞與那人。那人道。我到不消。你再添一分。與那兩個官吏。休和他一般見識。來保連忙拿出三包銀子來。每人一兩。都打發了。那官吏纔有些笑容兒。說道。你既是清河縣來的。且畧候候。等我領你先見翟管家。老爺纔從上清寶籙宮。進了香回

來書房內睡良久請到翟管家出來。穿着涼鞋淨襪。青絲絹道袍。來保見了先磕下頭去。翟管家答禮相還。說道前者累你。你來與老爺進生辰担禮來了。來保先遞上一封揭帖。脚下人捧着一對南京尺頭。二十兩白金。說道家主西門慶。多上覆翟爹。無物表情。這些薄禮。與翟爹賞人。前者塩客王四之事。多蒙翟爹費心。翟謙道此禮我不當受罷。罷我且收下。來保又遞上太師壽禮帖兒看了。還付與來保。分付把禮擡進來。到二門裡首伺候。原來二門西首。有三間倒座。來往禱人。都在那裡待茶。須臾一個小童。拿了兩盞茶來。與來保吳主管吃了。少頓太師出廳。翟謙先稟知太師。太師然後令來保吳主管進見。跪於階下。翟謙先把壽禮揭帖。呈遞與太師觀看。來保吳主管各捧獻禮

物。但見黃烘烘金壺玉盞。白晃晃減靴仙人。良工製造費工夫。巧匠錯鑿人罕見。錦綉麟衣。五彩奪目。南京紵段。金碧交輝。湯羊美酒。盡貼封皮。異菓時新。高堆盤榼。如何不喜。便道這禮物決不好受的。你還將回去。于是慌了來保等。在下叩頭說道。小的主人西門慶。沒甚孝順。些些小微物。進獻老爺賞人便了。太師道。既是如此。令左右收了。傍邊左右祇應人等。把禮物盡行收下去。太師又道。前日那滄州客人。王四等之事。我已差人下書與你巡撫侯爺說了。可見了分上。不曾來保道。家老爺天恩書到。衆塩客都牌提到塩運司。與了勘合。都放出來了。太師因向來保說道。禮物我故收了。累次承你主人費心。無物可伸。如何是好。你主人身上可有甚官役。來保道。小的主人。一介鄉民。有

何官役太師道既無官役昨日朝廷欽賜了我幾張空名告身劄付我安你主人。在你那山東提刑所做個理刑副千戶頂補千戶賀金的員缺好不好。來保慌的叩頭謝道。蒙老爺莫大之恩。小的家主舉家粉首碎身。莫能報答。於是喚堂後官。擡書案過來。即時僉押了一道空名告身劄付。把西門慶名字填註上面。列銜金吾衛衣左所副千戶。山東等處提刑所理刑。向來保道。你二人替我進獻生辰禮物。多有辛苦。因問後邊跪的是你甚麼人。來保纔待說是夥計。那吳主管向前道。小的是西門慶舅子。名喚吳典恩。太師道。你既是西門慶舅子。我觀你到好個儀表。喚堂後官取過一張劄付我安你在本處清河縣做個副丞。倒也去的。那吳典恩慌的磕頭如搗蒜。又取過一張劄付來。

把來保名字填寫山東鄆王府。做了一名校尉。俱磕頭謝了。領了劄付。分付明日早辰。吏兵二部掛號。計勘合。限日上任。應後。又分付翟謙。西廂房管待酒飯。計十兩銀子。與他二人做路費。不在話下。看官聽說。那時徽宗天下失政。奸臣當道。讒佞盈朝。高楊童蔡。四個奸黨在朝中。賣官鬻獄。賄賂公行。懸秤陞官。指方補價。賣綠鑽刺者。驟陞美任。賢能廉直者。經歲不除。以致風俗頹敗。賍官污吏。遍滿天下。後煩賦重。民窮盜起。天下騷然。不因奸佞居台輔。合是中原血染人。當下翟謙把來保吳主管。邀到廂房管待。厨下大盤大碗。肉饗花糕。酒如琥珀。湯飯點心。齊上飽餐了一頓。翟謙向來保說。我有一件事。央及你爹替我處處。未知你爹肯應承我否。來保道。翟爹說那裡話。蒙你老人家

這等老爺前扶持看顧。不揀甚事。但肯分付。無不奉命。翟謙道。不瞞你說。我答應老爺。每日止賤荆一人。我年也將及四十。常有疾病。身邊通無所出。及你爹。只說你那貴處。有好事人才女。不拘十五六上下。替我尋一個送來。該多少財禮。我一一奉過去。于是一封人事。并回書付與來保。又已送二人五兩盤纏。來保再三不肯受。說道。劄纔老爺上已賞過了。翟爹還收回去。翟謙道。那是老爺的。此是我的。不必推辭。當下吃畢酒飯。翟謙道。如今我這裡替你差個辦事官。同你到下處。明早好往吏兵二部掛號。就領了勘合好起身。省的你明日又來。途間往返了。我分付了去。部裡不敢遲滯。了你文書。那時喚了個辦事官。名喚李中友。你與二位。明日同到部裡掛了號。討勘合來。回我話。

那員官與來保吳典恩作辭出的府門來。到天漢橋街上。白酒店內會話。管待酒飯。又與了李中友三兩銀子。約定明日。絕早先到吏部。然後到兵部。都掛號討了勘合。關得是太師老爺府裡。誰敢遲滯。顛倒奉行。金吾衛太尉朱勳。即時使印僉了票帖。行下頭司。把來保填註在本處山東鄆王府當差。又拿了個拜帖。回翟管家。不消兩日。把事情幹得完備。有日顧頭口起身。星夜回清河縣來報喜。正是富貴必因奸巧得。功名全仗鄧通成。且說一日三伏天氣。十分炎熱。在家中聚景堂中。大捲棚內。賞玩荷花。避暑飲酒。吳月娘與西門慶居上坐。諸妾與大姐都兩邊列坐。春梅迎春。玉簫蘭香。一般兒四個家樂。在傍彈唱。怎見的當日酒席。但見

盆栽綠草。瓶插紅花。水晶簾捲。蝦鬚雲母屏開。孔雀盤堆。麟脯。佳人笑捧紫霞觴。盆浸水桃。美女高擎碧玉竿。食烹異品。菓獻時新。絃管謳歌。奏一派聲清韻美。綺羅珠翠。擺兩行舞女歌兒。當筵象板撒紅牙。遍體舞裙補錦綉。消遣壺中間日月。遨遊身外醉乾坤。

妻妾正飲酒中間。坐間不見了李瓶兒。月娘向綉春說道。你娘往屋裡做甚麼哩。怎的不來吃酒。綉春道。我娘害肚裡疼。屋裡揉着哩。便來也。月娘道。還不快對他說去。休要揉着。來這裡坐着聽。一回唱罷。西門慶便問月娘怎的。月娘道。李大姐忽然害肚裡疼。屋裡倘着哩。我剛纔使小丫頭請他去了。因向玉樓道。李大姐七八臨月。只怕撓撒了。潘金蓮道。大姐。他那裡是這

個月。約他是八月裡孩子還早哩。西門慶道。既是早哩。使丫頭請你六娘來聽唱。不一時只見李瓶兒來到。月娘道。只怕你掉了風冷氣。你吃上鍾熱酒。管情就好了。不一時各人面前斟滿了酒。西門慶分付春梅。你每唱個人皆畏夏日。我聽那春梅等四個方纔。爭排雁柱。阮跨鮫綃。啟朱唇露皓齒。唱人皆畏夏日。云。那李瓶兒在酒席上。只是把眉頭忪着。也沒等的唱完了。回房中去了。月娘聽了詞曲。耽着心。使小玉房中瞧去。回來報說六娘害肚裡疼。在炕上打滾哩。慌了月娘道。我說是時候。這六姐還強說早哩。還不喚小廝來。快請老娘去。西門慶卽令來安兒。風跑快請蔡老娘去。於是連酒也吃不成。都來李瓶兒房中問他。月娘問道。李大姐。你心裡覺怎的。李瓶兒回道。大娘。

我只心口連小肚子。往下驚墜着疼。月娘道。你起來休要睡着。只怕滾壞了胎。老娘請去了便來也。少頃漸漸李瓶兒疼的緊了。月娘又問使了誰請老娘去了。這咱還不見來。玳安道。爹使了來安去了。月娘罵道。這囚根子。你還不快迎迎去。平白沒算計。使那小奴才去。有緊沒慢的。西門慶叫玳安快騎了騾子去了。去。月娘道。一個風火事。還像尋常慢條斯禮兒的。那潘金蓮見李瓶兒待養孩子。心中未免有幾分氣。在房裡看了一回。把孟玉樓拉出來。兩個站在西稍間簷柱兒底下。那裡歇涼。一處說話說道耶。噤噤緊着熱刺刺的擠了一屋子裡人。也不是養孩子。都看着下象胆哩。良久只見蔡老娘進門。望眾人那位王家奶奶。李嬌兒道。這位大娘裡。那蔡老娘倒身磕頭去。月娘道。

姥姥生受你。怎的這咱纔來。蔡老娘道。你老人家聽我告訴。

我做老娘姓蔡。兩隻腳兒能快。身穿恠綠喬紅。

各樣髮髻歪戴。戴絲環子鮮明。閃黃手帕符攔。

入門利市花紅。坐下就要管待。不拘貴宅嬌娘。

那管皇親國太。教他任意端詳。被他褪衣削割。

橫生就用刀割。難產須將拳揣。不管臍膈包衣。

着忙用手撕壞。活時來洗三朝。死了走的偏快。

因此主顧偏多。請的時常不在。

月娘道。你且休閑說。請看這位娘子敢待生養也。蔡老娘向牀前摸了摸。李瓶兒身上。說道是時候了。問大娘預備下綳接草。帶不曾。月娘道有。便教小玉往我房中快取去。且說玉樓見老

娘進門。便向金蓮說。蔡老娘來了。咱不往屋裡看看去。那金蓮一面不是一面。說道你要看你去。我是不看他。他是有孩子的姐姐。又有時運人。怎的不看他。頭裡我自不是。說了句話兒。見他不是這個月的孩子。只怕是八月裡的。教大姐姐。白搶白相。我想起來。好沒來由。倒惱了我這半日。玉樓道。我也只說他是六月裡孩子。金蓮道。這回連你也詔刀了。我和你恁算他。從去年八月來。又不是黃花女兒。當年懷入門養。一個後婚老婆。漢子不知見過了多少。也一兩個月纔生胎。就認做是咱家孩子。我說差了。若是八月裡孩兒。還有咱家些影兒。若是六月的。蹀小板凳兒。糊險道神。還差着一帽頭子哩。失迷了家鄉。那裡尋犢兒去。正說着。只見雪娥後邊。和小玉抱着草蓆。綑接并小襖。

子兒來。孟玉樓道。此是大姐姐預備下。他早晚臨月用的物件兒。今日且借來應急。兒金蓮道。一個是大老婆。一個是小老婆。明日兩個對養。十分養不出來。零碎出來也罷。俺每是買了個母雞不下蛋。莫不殺了我不成。又道仰着合着。沒的狗咬尿胞。虛喜歡。玉樓道。五姐是甚麼話。以後見他說話兒出來。有些防頭惱。只低着頭弄裙子。並不作聲。應答他。潘金蓮用手扶着庭柱兒。一隻脚跛着門檻兒。口裡磕着瓜子兒。只見孫雪娥。聽見李瓶兒前邊養孩子。後邊慌慌張張。一步一跌走來觀看。不防黑影裡被臺基。險些不曾絆了一交。金蓮看見。教玉樓你看。獻勤的小婦奴才。你慢慢走。慌怎的。搶命哩。黑影子拌倒了。磕了牙。也是錢姐姐。賣蘿蔔的。拉鹽担子。攘鹹。嘈心。養下孩子來。

明日賞你這小婦一個紗帽戴。良久只聽房裡呱的一聲。養下來了。蔡老娘道。對當家的老爹說。討喜錢。分娩了一位哥兒。吳月娘報與西門慶。慶慌的連忙洗手。天地祖先位下。滿爐降香。告許一百二十分清醮。要祈子母平安。臨盆有慶。坐草無虞。這潘金蓮聽見生下孩子來了。合家歡喜。亂成一塊。越發怒氣。生走去了。房裡自閉門戶。向牀上哭去了。時宣和四年。戊申六月廿一日。也正是。不如意處常八九。可與人言無二三。這蔡老娘收拾孩兒。咬去臍帶。埋畢衣胞。熬了些定心湯。打發李瓶兒吃了。安頓孩兒停當。月娘讓老娘後邊管待酒飯。臨去西門慶與了他五兩一定銀子。許洗三朝來。還與他一疋段子。這蔡老娘千恩萬謝出門。當日西門慶進房去。見一個滿抱的孩子。生

的甚是白淨。心中十分歡喜。合家無不欣悅。晚夕就在李瓶兒牀房中歇了。不住來看孩兒。次日巴天不明早起來。拿十副方盒。使小廝各親戚隣友處。分投送喜麵。應伯爵謝希大。聽見西門慶生了子。送喜趨來。慌的兩步做一步走來賀喜。西門慶留他捲棚內吃麵。剛打發去了。正在廳上亂着。使小廝叫媒人來。尋養娘。看妳孩兒。忽有薛嫂兒領了個妳子來。原是小人家媳婦兒。年三十歲。新近丟了孩兒。不上一個月。男子漢當軍。過不的。恐出征去無人養贍。只要六兩銀子要賣他。月娘見他生的乾淨。對西門慶說。兌了六兩銀子。留下起名如意兒。教他早晚看妳哥兒。又把老馮叫來暗房中使喚。每月與他五錢銀子。管顧他衣服。正熱鬧一日。忽有平安報來。保吳主管。在東京回還。

見在門首下頭口。不一時二人進來。見了西門慶報喜。西門慶問喜從何來。二人悉把到東京見蔡太師進禮一節。從頭至尾訴說一遍。老爺見了禮物甚喜。說道我累次受你主人禮太多。無可補報。因問爹原祖上有甚差事。小的說一介鄉民。並無寸役在身。太師老爺說朝廷欽賞了他。幾張空名誥身劄付。與了爹一張。填寫爹名姓在上。填註在金吾衛副千戶之職。就委差的在。本處提刑所理刑。頂補賀老爹員缺。把小的做了鐵鈴衛校尉。填註鄆王府當差。吳主管陞做本縣副丞。于是把一樣三張印信劄付。并吏兵二部勘合。并誥身都取出來。放在卓上。與西門慶觀看。西門慶看見上面銜着許多印信。朝廷欽依事例。果然他是副千戶之職。不覺歡從額角眉尖出。喜向腮邊笑臉。

生便把朝廷明降。拿到後邊。與吳月娘眾人觀看。說太師老爺擡舉我陞我做金吾衛副千戶。居五品大夫之職。你頂受五花官誥。坐七香車。做了夫人。又把吳主管攜帶做了驛丞。來保做了鄆王府校尉。吳神仙相我不少紗帽戴。有平地登雲之喜。今日果然不上半月。兩樁喜事都應驗了。對月娘說。李大姐養的這孩兒甚是脚硬。到三日洗了三。就起名叫做官哥兒罷。與月娘看了。來保進來。與月娘眾人磕頭。說了回話。分付明日早把文書下到提刑所衙門裡。與夏提刑知會了。吳主管明日早下文書到本縣。作辭西門慶回家去了。到次日洗三畢。衆親隣朋友。一槩都知西門慶第六個娘子。新添了娃兒。未過三日。就有如此美事。官祿臨門。平地做了千戶之職。誰人不來趨附。送禮

慶賀人來人去。一日不斷頭。常言時來誰不來。時不來誰來。正是時來頑鐵有光輝。運退真金無艷色。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新刻金瓶梅詞話卷之四

第三十一回

琴童藏壺覷玉簫

門慶開宴吃喜酒

家富自然身貴

逢人必讓居先

貧寒敢仰上官憐

彼此都看錢面

婚嫁專尋勢要

通財邀結豪英

不知興廢在心田

只靠眼前知見

話說西門慶次日使來保提刑所。本縣下文書。一面使人做官帽。又喚趙裁率領四五個裁縫。在家來裁剪尺頭。僱造衣服。又叫了許多匠人。釘了七八條。都是四尺寬。玲瓏雲母。犀角鶴頂。紅玳瑁魚骨香帶。不說西門慶家中熱鬧。且說吳典恩那日走

慶賀人來人去。一日不斷頭。常言時來誰不來。時不來誰來。正是時來頑鐵有光輝。運退真金無艷色。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新刻金瓶梅詞話卷之四

第三十一回

琴童藏壺覷玉簫

門慶開宴吃喜酒

家富自然身貴

逢人必讓居先

貧寒敢仰上官憐

彼此都看錢面

婚嫁專尋勢要

通財邀結豪英

不知興廢在心田

只靠眼前知見

話說西門慶次日使來保提刑所。本縣下文書。一面使人做官帽。又喚趙裁率領四五個裁縫。在家來裁剪尺頭。僱造衣服。又叫了許多匠人。釘了七八條。都是四尺寬。玲瓏雲母。犀角鶴頂。紅玳瑁魚骨香帶。不說西門慶家中熱鬧。且說吳典恩那日走

到應伯爵家。把做驛丞之事。再三央及伯爵。要問西門慶借銀子。上下使用。許伯爵借銀子出來。把十兩銀子買禮物謝老兄。說着跪在地下。慌的伯爵一手拉起。說道。此是成人之美。大官人照顧你東京走了這遭。攜帶你得此前程。也不是尋常小可。因問你如今所用多少勾了。吳典恩道。不瞞老兄說。我家活人家。一文錢也沒有。到明日上任叅官。贄見之禮。連擺酒。并治衣類鞍馬。少說也得七八十兩銀子。那裡區處。如今我寫了一帋文書在此。也沒敢下數兒。望老兄好友扶持小人。在旁加美言。事成恩有重報。不敢有忘。伯爵看了文書。因令吳二哥你說借出這七八十兩銀子來。也不勾使。依我取筆來。寫上一百兩。恒是看我面。不要你利錢。你且得手使了。到明日做上官兒。慢慢

陸續還他。也是不遲。常言俗語說得好。借米下得鍋。討米下不的鍋。哄了一日是兩晌。何況你又在人家曾做過買賣。他那裡把你這幾兩銀子放在心上。那吳典恩聽了。謝了又謝。于是把文書上填寫了一百兩之數。當下兩個吃了茶。一同起身。來到西門慶門首。伯爵問守門平安兒。你爹起來了不曾。平安兒道。俺爹起來了。在捲棚看着匠人釘帶哩。待小的稟去。于是一直走來。報西門慶說。應二爹和吳二叔來了。西門慶道。請進。不一時二人進入裡面。見有許多裁縫匠人。七手八脚做生活。西門慶帶着小帽錦衣。和陳經濟在穿廊下。看着寫見官手本揭帖。見二人作揖讓坐。伯爵問哥的手本劄付。下了不曾。西門慶道。今早使小价往提刑府下劄付去了。今有手本還未往東平府。

并本縣下去說畢。小廝盡童兒拿上茶來吃畢。茶那應伯爵並不題吳主管之事。走下來且看匠人釘帶。西門慶見他拿起帶來看。一徑賣弄說道。你看我尋的這幾條帶如何。伯爵極口稱讚誇獎說道。虧哥那裡尋的。都是一條賽一條的好帶。難得這般寬大。別的倒也罷了。自這條犀角帶。并鶴頂紅。就是滿京城拿着銀子。也尋不出來。不是面獎。說是東京衛王老爺。玉帶金帶空有。也沒這條犀角帶。這是水犀角。不是旱犀角。旱犀不值錢。水犀角。騙作通天犀。你不信。取一碗水。把犀角安放在水內。分水爲兩處。此爲無價之寶。又夜間燃火照千里。火光通宵不滅。因問哥你使了多少銀子尋的。西門慶道。你每試估估價值。伯爵道。這個有甚行款。我每怎麼估得出來。西門慶道。我對你

說了罷。此帶是大街上王招宣府裡的帶。昨日晚間一個人聽見我這裡要帶。巴巴來對我說。我着賁四拿了七十兩銀子。再三回了他這條帶來。他家還張致不肯。定要一百兩。伯爵道。且難得這等寬樣好看。哥你到明日繫出去。甚是霍綽。就是你同僚間見了也愛。于是誇美了一回。坐下。西門慶便向吳主管問道。你的文書下了不曾。伯爵道。吳二哥文書還未下哩。今日巴巴的他央我來激煩你。雖然蒙你招顧他。往東京押生辰担。蒙太師與了他這個前程。就是你擡舉他一般。也是他各人造化。說不的。一品至九品。都是朝廷臣子。况他如今家中無錢。他告我說。就是如今上任。見官擺酒。并治衣服之類。也并許多銀子使。一客不煩二主。那處活變去。沒奈何。哥看我面。有銀子借與

幾兩扶持他。賙濟了這些事兒。他到明日做上官。就啣環結草。也不敢忘了哥大恩人。休說他舊是咱府中夥計。在哥門下出入。就是從前後外京外府官吏。哥不知拔濟了多少。不然你教他那裡區處去。因說道。吳二哥你拿出那符兒來。與你大官人瞧。這吳典恩連忙向懷中取出。遞與西門慶觀看。見上面借一百兩銀子。中人就是應伯爵。每月利行五分。西門慶取筆把利錢抹了。說道。既是應二哥作保。你明日只還我一百兩本錢。就是了。我料你上下巴得這些銀子攪纏。于是把文書收了。纔待後邊取銀子去。忽有提刑所夏提刑。拿帖兒差了一名寫字的。拿手本三班送了十二名排軍來答應。就問討上任日期。討問字跡。衙門同僚具公禮來賀。西門慶教陰陽徐先生擇定七月

初二日。青龍金匱黃道。宜辰時到任。拿拜帖兒回夏提刑。賞了寫字的五錢銀子。俱不必細說。應伯爵和吳典恩正在捲棚內坐的。只見陳經濟拿着一百兩銀子出來。教與吳主管。說吳二哥你明日只還我本錢便了。那吳典恩一面接了銀在手。叩頭謝了。西門慶道。我不留你坐罷。你家中執你的事去。留下應二哥。我還和你說句話兒。那吳典恩拿着銀子。歡喜出門。看官聽說。後來西門慶死了。家中時敗勢衰。吳月娘守寡。把小玉配與玳安爲妻。家中平安兒小廝。又偷盜出解當庫頭面。在南瓦子裡宿娼。被吳驛丞拿住。痛刑拶打。教他指攀月娘。與玳安有奸。要羅織月娘出官。恩將仇報。此係後事。表過不題。正是不結子花休要種。無義之人不可交。那時責四往東平府。并本縣下了

手本來回話。西門慶留他和應伯爵。陪陰陽徐先生擺飯。正吃着飯。只見西門慶舅子吳大舅來拜望。徐先生就起身。良久。應伯爵也作辭出門。來到吳主管家。吳典恩又早封下十兩。保頭錢。雙手遞與伯爵。磕下頭去。伯爵道。若不是我那等取巧說着。他會勝不肯借與你。這一百兩銀子與你。隨你上下還使不了這些。還落一半家中盤纏。那吳典恩耐謝了伯爵。治办官帶衣類。擇日見官上任不題。那時本縣正堂李知縣。會了四衙同僚。差人送羊酒賀禮來。又拿帖兒送了一名小郎來答應。年方一十八歲。本貫蘇州府常熟縣人。喚名小張松。原是縣中門子出身。生的清俊。面如傅粉。齒白唇紅。又識字會寫。善能歌唱南曲。穿着青絹直裰。京鞋淨襪。西門慶一見小郎伶俐。滿心歡喜。就

拿拜帖回覆李知縣。留下他在家答應。更換了名字。叫做書童兒。與他做了一身衣裳。新靴新帽。不教他跟馬。教他專管書房收禮帖。拿花園門鑰匙。祝日念又舉保了。一個十四歲小廝來答應。亦改名棋童。每日派定和琴童兒兩個背書袋。夾拜帖匣跟馬。上任日期在衙門中擺大酒席卓面。出票拘集三院樂工。牌色長承應。吹打彈唱。後堂飲酒。日暮時分散歸。每日騎着大白馬。頭戴烏紗。身穿五彩洒線。揉頭獅子補子員領四指大寬。萌金茄楠香帶。粉底皂靴。排軍喝道。張打着大黑扇。前呼後擁。何止十數人跟隨。在街上搖擺。上任回來。先拜本府縣。帥府都監。并清河左右衛同僚官。然後親朋隣舍。何等榮耀。施爲家中收禮接帖子。一日不斷。正是

白馬血纓彩色新

不來親者強來親

時來頑鐵皆光彩

運去良金不發明

西門慶自從到任以來。每日坐提刑院衙門中。陞廳畫卯。問理公事。光陰迅速。不覺李瓶兒坐禱一月。將滿。吳大妗子二妗子。楊姑娘潘姥姥。吳大姨。喬大戶娘子。許多親隣堂客女眷。都送禮來。與官哥兒做彌月。院中李桂姐。吳銀兒。見西門慶做了提刑所千戶。家中又生了子。亦送大禮。坐轎子來慶賀。西門慶那日。在前邊大廳上擺設筵席。請堂客飲酒。春梅迎春。玉簫蘭香。都打扮起來。在席前與月娘斟酒執壺。堂客飲酒。原來西門慶每日從衙門中來。只見外邊廳上。就脫了衣服。教書童疊了。安在書房中。正戴着冠帽。進後邊去。到次日起身。旋使丫鬟來書

房中取。新近收拾大廳。西廂房一間做書房。內安牀几卓椅。屏幃筆硯琴書之類。書童兒晚夕只在牀脚踏板書搭着鋪睡。未曾西門慶出來。就收拾頭腦打掃書房乾淨。伺候答應。或是在那房裡歇。早晨就使出那房裡丫鬟來前邊取衣服。取來取去。不想這小郎本是門子出身。生的伶俐乖覺。又清俊。二者又各房丫頭。打牙犯嘴。慣熟。于是暗和上房裡玉簫。兩個嘲戲上了。那日也是合當有事。這小郎正起來在書房牀地平上。擗着棒兒香。正在窓戶臺上擱着鏡兒梳頭。拿紅繩扎頭髮。不料上房玉簫推開門進來。看見說道。好賊囚。你這咱還來描眉畫眼兒的。爹吃了粥便出來。書童也不理。只顧扎包髻兒。那玉簫道。爹的衣服疊了。在那裡放着哩。書童道。在牀南頭安放著哩。玉簫

道。他今日不穿這一套。他分付我。教問你要那件玄色圓金補子。系布圓領。玉色襯衣。穿書童道。那衣服在厨櫃裡。我昨日纔收了。今日又要穿他。姐你自開門取了去。那玉筍且不拿衣服。走來根前。看着他扎頭。戲道。惟賊囚。也像老婆般。拿紅繩扎着頭兒。梳的髮。這虛籠籠的。因見他白滾紗。漂白布汗褂兒。上繫着一個銀紅紗香袋兒。一個綠紗香袋兒。問他要你與我這個銀紅的罷。書童道。人家個愛物兒。你就不要。玉筍道。你小廝家帶不的這銀紅的。只好我帶。書童道。早是這個罷了。打要是個漢子兒。你也愛他罷。被玉筍故意向他肩膀上擰了一把說道。賊囚。你夾道賣門神。看出來的好畫兒。不由分說。把兩個香袋子。等不的解。都揪斷繫兒。放在袖子內。書童道。你好不尊貴。把人

的帶子也揪斷。被玉筍發訕一拳。一把戲打在身上。打的書童急了說。姐你休鬼混我。待我扎上這頭髮着。玉筍道。我且問你。沒聽見爹今日往那去。書童道。爹今日與縣中三宅華主簿老爹。進行。在皇庄薛公公那裡擺酒。來家早下午時分。我聽見會下。應二叔今日兌銀子。要買對門喬大戶家房子。那裡吃酒罷了。玉筍道。等住回。你休往那去了。我來和你說話。書童道。我知。道玉筍于是與他約會下。拿衣服一直往後邊去了。少頃西門慶出來。就叫書童分付在家。別往那去了。先寫十二個請帖兒。都用大紅紙封套。二十二日請官家吃慶。官哥兒酒。教來興兒。買办東西。添厨役茶酒。預備卓面齊整。玳安和兩名排軍送帖兒。叫唱的。留下琴童兒在堂客面前管酒。分付畢。西門慶上馬。

送行去了。那吳月娘眾姊妹請堂客到齊了。先在捲棚擺茶。然後大廳上屏開孔雀。褥隱芙蓉。上坐席間。叫了四個妓女彈唱。果然西門慶到午後時分來家。家中安排一食菓酒菜。邀了應伯爵和陳經濟。招了七百兩銀子。往對門喬大户家成房子去了。堂客正飲酒中間。只見玉簫拿下一銀執壺酒。并四個梨。一個柑子。逕來廂房中送與書童兒吃。推開門。不想書童兒不在。裡面恐人看見。連壺放下。就出來了。可霎作恠。琴童兒正在上邊看酒。冷眼睽見玉簫進書房去。半日出來。只知有書童兒在。裡邊三不知。攛進去。不想書童兒外邊去。不曾進來。一壺熱酒和菓子。還放在牀底下。這琴童連忙把菓子藏袖裡。將那一壺酒。影着身子。一直提到李瓶兒房裡。迎春和婦人都在上邊。

不曾下來。止有奶子如意兒和綉春在屋裡看哥兒。那琴童進門就問。姐在那裡。綉春道。他在上邊與娘斟酒哩。你問他怎的。琴童兒道。我有個好的兒教他。替我收着。綉春問他甚麼。他又不拿出來。只說着。迎春從上邊拿下一盤子燒鵝肉。一碟玉米面玫瑰菓餡蒸餅兒。與奶子吃。看見便道。賊囚你在這裡笑甚麼。不在上邊看酒。那琴童方纔把壺從衣裳底下拿出來。教迎春姐。你與我收了。迎春道。此是上邊篩酒的執壺。你平白拿來做甚麼。琴童道。姐你休管他。此是上房裡玉簫和書童兒小廝。七個八個偷了這壺酒。和些柑子梨。送到書房中與他吃。我起眼不見戲了他的來。你只與好生收着。隨問甚麼人來抓尋。休拿出來。我且拾了白財兒着。因把梨和柑子。掏出來與迎春瞧。

說着我看篩了酒。今日該我獅子銜房子裡。我上宿去也。迎春道。等住回。抓尋壺久。亂。你就承當。琴童道。我又沒偷他的壺。各人當場者亂。隔壁心寬。管我腿事。說畢。揚長去了。迎春把壺藏放在裡間卓上不題。至晚酒席上人散。查收家火。少了一把壺。玉筍往書房中尋。那裡得來。再有一把也沒了。問書童說。我外邊有事去。不知道。那玉筍就慌了。一口推在小王身上。小玉罵道。昏昏了你這淫婦。我後邊看茶。你抱着執壺。在席上。與娘斟酒。這回不見了壺兒。你來賴我。向各處都抓尋不着。良久。李瓶兒到房來。迎春如此這般告訴。琴童兒拿了一把進來。教我替他收着。李瓶兒道。這囚根子。他做甚麼拿進他這把壺來。後邊爲這把壺好不反亂。玉筍推小玉。小玉推玉筍。急的那大丫頭

賭身發呪。只是哭。你趁早還不快替他送進去哩。遲回。管情就賴在你這小淫婦兒身上。那迎春方纔取出壺。要送入後邊來。後邊玉筍和小玉兩個。正亂這把壺不見了。兩個嚷到月娘面前。月娘道。賊臭肉。還敢嚷的是些甚麼。你每管着那一門兒。把壺不見了。玉筍道。我在上邊跟着娘邊酒。他守着銀器家火。不見了。如今賴我。小玉道。大娘子要茶。我不往後邊替他取茶去。你抱着執壺兒。怎的不見了。敢屁股大吊了心了。也怎的。月娘道。我省恐今日席上再無閒雜人。怎的不見了東西。等住回看這把壺從那裡出來。等住回嚷的你主子來。沒這壺管情一家一頓。玉筍道。爹若打了我。我把這淫婦饒了。也不等。正亂着。只見西門慶自外來。問因甚嚷亂。月娘把不見壺一節說了一遍。

西門慶道。慢慢尋就是了。平白嚷的是些甚麼。潘金蓮道。若是吃一遭酒。不見了一把不嚷亂。你家是王十萬。頭醋不酸。到底兒薄。看官聽說。金蓮此話。諷李瓶兒。首先生孩子。滿月。不見了。也是不吉利。西門慶明聽見。只不做聲。只見迎春送壺進來。玉筍便道。這不是壺有了。月娘問。迎春這壺端的在那裡來。迎春悉把琴童從外邊。拿到俺娘屋裡收着。不知在那裡來。月娘因問琴童兒那奴才。如今在那裡。玳安道。他今日該獅子街房。差上宿去了。金蓮在旁不覺鼻子裡笑了一聲。西門慶便問。你笑怎的。金蓮道。琴童兒是他家人。放壺他屋裡。想必要瞞昧。這把壺的意思。要叫我。使小廝如今叫將那奴才。老實打着。問他個下落。不然頭裡就賴他那兩箇。正是走殺金剛。坐殺佛。西門

慶聽了。心中大怒。睜眼看着金蓮說道。看着你恁說起來。莫不李大姐他愛這把壺。既有了。丟開手就是了。只管亂甚麼。那金蓮把臉羞的飛紅了。便道。誰說姐姐手裡沒錢。說畢。走過一邊。使性兒去了。西門慶就被陳經濟來請。說有管磚廠劉太監。差人送禮來。往前去看了。金蓮和孟玉樓。站在一處。罵道。恁不逢好死。三等九做賊。強盜。這兩日作死也怎的。自從養了這種子。恰似他生了太子一般。見了俺每如同生剎神一般。越發通沒句好話兒說了。行動就睜着兩個毳窟窿。嚶喝人。誰不知姐姐有錢。明日慣的他每小廝。丫頭養漢做賊。把人合過了。也休要管他。說着。只見西門慶坐了一回。往前邊去了。孟玉樓道。你還不去。他管情往你屋裡去了。金蓮道。可是他說的有孩子屋裡

熱鬧。俺每沒孩子的屋裡冷清。正說着。只見春梅從外來。玉樓道。我說他往你屋裡去了。你還不信哩。這春梅來叫你來了。一面叫過春梅來問他。春梅道。我來問玉筲要汗巾子來。他今日借了我汗巾子戴來。玉樓問道。你爹在那裡。春梅道。爹往六娘房裡去了。這金蓮聽了。心上如攏上一把火相似。罵道。賊強人。到明日永世千年。就跌折脚也別要進我那屋裡。踹踹門檻兒。教那牢拉的囚根子。把懷子骨搥折了。玉樓道。六姐你今日怎的下恁毒口。呪他。金蓮道。不是這說。賊三寸貨強盜。那鼠腹鷄腸的心兒。只好有三寸大一般。都是你老婆無故。只是多有了這點尿胞種子罷了。難道怎麼樣兒的。做甚麼恁擡一個。滅一個。把人躡到泥裡。正是。大風刮倒梧桐樹。自有旁人話短長。這

裡金蓮使性兒不題。且說西門慶走到前邊。薛太監差了家人。送了一罈內酒。一牽羊。兩疋金段。一盤壽桃。一盤壽麵。四樣餚。一者祝壽。二者來賀。西門慶厚賞來人。打發去了。到後邊有李桂姐。吳銀兒。兩個拜辭要家去。西門慶道。你每兩個再住一日兒。到二十八日。我請你帥府周老爹。和提刑夏老爹。都監荆老爹。管皇庄薛公公。和磚廠劉公公。有院中親耍扮戲的。教你二位。只專遞酒。桂姐道。既留下俺每。我教頭頭家去。回媽聲放心些。于是把兩人轎子都打發去了。不在話下。次日西門慶在大廳上。錦屏羅列。綺席鋪陳。預先發柬請官客飲酒。因前日在皇庄見管磚廠劉公公。故與薛內相都送了禮來。西門慶這裡發柬請他。又邀了應伯爵。謝希大兩個相陪。從飯時。各人衣帽